

瓦尔登湖

〔美〕梭罗 著 王义国 译



值得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的书

为生活做减法 为思想做加法

《瓦尔登湖》是一本超凡入圣的好书，严重的污染使人们丧失了田园的宁静，所以梭罗的著作便被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了。——乔治·艾略特

名家
名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flcp.com>

瓦尔登湖

WALDEN

〔美〕梭罗◎著

王义国◎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瓦尔登湖:精装版/(美)梭罗著;王义国译.

-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15.10

ISBN 978-7-5190-0582-5

I. ①瓦… II. ①梭… ②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美国—近代

IV. ①I71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8340号

瓦尔登湖

著 者:(美)梭罗

译 者:王义国

出 版 人:朱 庆

终 审 人:朱 庆

责任编辑:陈若伟

装帧设计:张婷婷

复 审 人:姚莲瑞

责任校对:郑红峰

责任印制:陈 晨

出版发行: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100125

电 话:010-65389136(咨询),65067803(发行),65389150(邮购)

传 真:010-65933115(总编室),010-65033859(发行部)

网 址: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chenrw@clapnet.cn

印 刷: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天池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880×1230

1/32

字 数:235千字

印 张:10

版 次:2015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90-0582-5

定 价:26.00元

目 录

第一章 节 俭.....	1
第二章 我的栖身之处与我的生活目的.....	72
第三章 阅 读.....	89
第四章 声 音.....	100
第五章 孤 独.....	117
第六章 来 客.....	126
第七章 豆 田.....	139
第八章 村 子.....	152
第九章 池 塘.....	158
第十章 贝克农场.....	182
第十一章 更高的法则.....	190
第十二章 野兽邻居.....	203
第十三章 乔迁之喜.....	216
第十四章 原居民和冬天的来客.....	232
第十五章 冬天的动物.....	246
第十六章 冬天的池塘.....	257
第十七章 春 天.....	272
结束语.....	290

第一章 节 俭

当我写作本书的时候，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我写出本书的主要部分的时候，我是独自居住在树林里的，那是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^①的瓦尔登湖的湖畔，方圆一英里之内没有邻居。我住在自己建造的一个房子里，仅仅靠着双手的劳动生活。我在那里住了两年又两个月的时间。如今我又再次成了文明生活中的一位寄居者。

要不是镇上的人们对我的生活方式百般探究，我是不会强加于人，让读者注意到我的私事的。有些人会认为这些探究不相干，不过在我看来却一点也不不是不相干，而是鉴于种种情况，是非常自然而又相干的。有些人问，我不得不吃些什么，我是否感到孤单，我是否害怕，诸如此类。还有的人感到好奇，想知道我的收入有多少捐献出来用于慈善，而有的人，他们是多口之家，于是想知道我抚养了多少个穷孩子。因而在本书中，如果我着手回答这其中的一些问题的话，也就要请那些对我并没有特殊兴趣的读者见谅。在大多数书籍中，“我”，或者说第一人称，是被省略的，在这本书中，则被保留，本书的主要特点就是言必称“我”。我们通常并不记得，毕竟，总是在讲话的恰恰就是第一人称。倘若另有他人，我对他同样了解，那么我就不会这样大谈自己了。不幸的是，我由于经历狭窄，也就限于这个主题了。除此之外，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，我也要求每一个作家，迟早都应该简单而又真诚地描述出他自己的生活，而不仅仅是描述出听来的别人的生活；应该写出就像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寄给他的亲属的信那样

^①康科德 (concord)，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镇，取邻里相处和睦之意。

的描述；因为我觉得，一个人如果活得真诚，就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国度。也许本书更是为穷学生而写的。至于我的其他读者，他们将接受能够应用在他们身上的那些部分。我相信，没有一个人会在穿衣服的时候把缝口撑开，因为衣服合身穿起来才舒服。

我乐意说的事情，与其说是与中国人和桑威奇群岛^①岛民有关，毋宁说是与本书的读者有关，也就是与那些据说是居住在新英格兰的人有关；说的是他们的状况，尤其是他们在这个世界里、在这个城镇里的外部状况或者情况，那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，状况如此之差是否必要，是否无法得到改善。我在康科德做了大量旅行：而在每一个地方，不论是在商店里，在办公室里，还是在田野里，在我看来，居民们都是在以千百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苦修。我听说，婆罗门^②坐在四面火的当中，直视太阳，或者在火焰上方，头朝下身体倒悬，或者扭头仰望天空，“直到他们不可能恢复他们的自然的姿势，而由于脖子扭曲，只有液体才能流进胃里”；^③或者终生用锁链锁住，居住在树的脚下；或者就像毛虫一般，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庞大帝国的疆域；或者用一条腿站在木桩的顶上——但甚至这些有意识的苦修的形式，也并不比我每天目睹的那些场景更令人难以置信和吃惊。与我的邻居们所从事的事情相比，赫丘利^④的十二件苦差也微不足道，因为他所做的苦差只有十二件，是有尽头的，但我却永远也不会看到我的邻居们杀死或者捕获任何一个妖怪，或者完成任何一件苦差。他们没有赫丘利的朋友伊奥拉斯帮忙，伊奥拉斯是用烧红的烙铁，烙多头蛇的头的根部，而我的邻居们则是刚把多头蛇的一颗头砍掉，又有两颗头冒了出来。

①桑威奇群岛（Sandwich Island），美国夏威夷群岛（Hawaiian Islands）的旧称。

②婆罗门（Brahmin），印度种姓四大等级中的最高等级，即僧侣。

③语见苏格兰历史学家、哲学家詹姆斯·米尔（James Mill, 1773—1836）的《印度史》（The History of India, 1817）。这里的“直视太阳”，与本书的结束语中的“让我们目盲的光线，就是我们的黑暗”相呼应。

④赫丘利（Hercules），希腊、罗马神话中的英雄，希腊神话中称赫拉克勒斯，罗马神话称赫丘利，即大名鼎鼎的大力神，以完成十二件苦差著称。

我看到，年轻人，镇子里的人，他们的不幸恰恰在于继承了农场、房屋、谷仓、牛，以及农具，因为这些东西获得比丢掉容易。要是他们是诞生在野外的牧场里，由狼来为他们哺乳的话那就好了，因为那样他们就可能用更明亮的眼睛看到，要求他们在其中劳作的是什么田地。是谁使得他们成为土地的农奴？当人注定要只吃一配克泥土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却应该吃他们的六十英亩的土地？^① 为什么他们一出生，就居然开始挖掘他们的坟墓？他们得过人的生活，把所有这些事情都推到他们的前面，尽可能地对付下去。我遇见多少可怜的不朽灵魂啊，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几乎被压扁，窒息，在生活的道路上爬行着，在面前推着一个七十五英尺长、四十英尺宽的谷仓，他们的奥吉亚斯的牛舍^② 从来也没有清扫干净，还有一百英亩的土地、耕作、割草、牧场，以及林地！而无遗产继承份额的人，他们虽然没有这种毫无必要的继承下来的累赘须与之斗争，却也发现征服并培育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，已是足够辛劳的了。

但人们是在出了错的情况之下而辛劳的。人的精华部分很快就被犁在土地的里面，成为堆肥了。通过一个似乎是的命运，通常称之为必然，他们被雇用了，正如一本古书所说，他们把财宝积攒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^③ 那是一个傻瓜的生活，当他们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如果说不是在走到生命的尽头之前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发现这一点。据说丢卡利翁与皮拉^④ 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，从而创造了人类：

①民间谚语说，“我们死以前，都必须吃上一配克泥土。”配克（peck），度量衡单位，一配克等于二加仑。

②奥吉亚斯的牛舍（Augean stables），是古希腊传说国王奥吉亚斯（Augeas）饲养着数千头牛的场所，极其肮脏。大力神赫拉克勒斯（Hercules）奉命打扫，他引来河水完成了清扫任务。

③见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第六章第十九节：“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”

④据希腊神话，丢卡利翁（Deucalion）是普罗米修斯（Prometheus）之子，他与妻子皮拉（Pyrrha）逃脱了主神宙斯（Zeus）所发的洪水，夫妇俩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，石头变成男男女女，从而重新创造了人类。

Inde genus durum sumus, experiensque laborum,

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.

由此我们也就成为一个坚硬而又辛勤的种族，

充分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是源自石头。^①

雷利则是以其语调夸张的方式，用诗句把它表达出来了：

从此人类是硬着心肠，忍受着痛苦和忧虑，

并且赞同我们的身体具有石头的性质。^②

夫妇俩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，而又并不看石头落在什么地方，这是对一个笨拙的神谕的一种盲从，有关此也就说这些吧。

大多数人，甚至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里，也仅仅是由于无知和错误，而满脑子是人为的烦恼，忙于粗俗且又毫无必要的苦差，结果也就无法采摘到生活的更美好的果实。他们的手指，由于劳作过度，而变得过于笨拙，过于颤抖，而无法采摘了。实际上，劳作的人日复一日，都没有闲情逸致获得一种真正的人格：他无法与人们保持最具有男子气概的关系，他的劳动会在市场上贬值。他想不成为一台机器都没有时间。他的成长要求他无知，而他又经常不得不使用他的知识，这样一来，他又怎能记得他的无知呢？我们有时应该免费给他饭吃，给他衣穿，用我们的果汁给他恢复体力，然后才能评价他。我们的天性的最优秀的品质，就像果实上的那层粉霜一样，只有在搬动的

①这是拉丁诗人奥维德（Ovid，公元前43—公元17）的长诗《变形记》（*Metamorphoses*）中的诗句，本书中的拉丁文原文，系援引自法国作家和哲学家伏尔泰（Voltaire，1694—1778）的《哲学辞典》（*Philosophical Dictionary*）第二一三章。下面雷利的英文译文与这里的拉丁文原文略有出入。

②这里的英文原文，是雷利对上面两行诗句的翻译，见于他的《世界史》（*History of the World*）一书。雷利（Sir Walter Raleigh，1554？—1618），英国探险家、作家，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，早期美洲殖民者，因被指控阴谋推翻詹姆士一世而被监禁在伦敦塔，后被处死。著有《世界史》、散文、诗歌等。

时候非常小心翼翼才能保留下来。然而不论是对待我们自己，还是对待别人，我们都并非这样体贴入微。

我们都知道，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是贫穷的，发现生活艰难，有时就好像上气不接下气一般。我毫不怀疑，在本书的读者当中，你们有一些人并不是吃的饭全都能付得起钱，或者尽管衣服鞋子快要坏了或者已经坏了，但却付不起购买衣服鞋子的钱，而且是用借来的或者偷来的时间才读到这一页，这也就剥夺了你们的债主一个小时的时间。由于我的视力已经被磨得敏锐了，因而显而易见，你们当中的许多人过的是多么卑贱而又委琐的生活：总是走极端，既试图做生意又试图摆脱债务，债务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泥沼^①，拉丁人^②称之为 *aes alienum*，意即“另外一个人的黄铜”，因为他们的一些硬币是用黄铜铸造出来的；仍然在活着，在死去，被这个别人的黄铜埋葬；总是许诺偿还债务，许诺明天就偿还债务，而又在今天死去，无清偿能力地死去；为了讨好于人，获得顾客的惠顾，所采用的方式多种多样，只差没有犯下可进州监狱的罪行了^③；说谎，奉承，投票表决，把你自己缩进一个谦恭的坚果外壳之内，或者膨胀进一种稀薄而又充满水汽的慷慨的空气之中，这样你就可以说服你的邻居，让你为他做鞋，或者帽子，或者衣服，或者马车，或者为他进口食品杂货；使得你自己生病，这样一来你也就可能积攒点什么东西以备生病之需，那是要藏在一个旧箱子中的某种东西，要不然就藏在墙的灰泥面背后的一只袜子里，或者更安全的话，就藏在用砖砌成的银行里，不管是藏在哪里，也不管藏的东西是多是少，反正是要藏起来。

我几乎可以说，我有时感到纳闷的是，我们怎么能够轻浮得从国外引入丑陋的黑奴制度，有这么多的精明苛刻的奴隶主，奴役了北方

①英国作家班扬（John Bunyan，1628—1688）的《天路历程》中有“绝望的泥沼”（*slough of despond*）一语。

②拉丁人（*Latins*），指讲拉丁系语言的民族。

③可进州监狱的罪行，也就是重罪。在美国，犯轻罪者关进县看守所；犯重罪者关进州监狱。

和南方的国人。有一个南方监工是难以忍受的，有一个北方监工则更糟糕，但最糟糕的却是，你就是监管你自己这个奴隶的监工。谈到在人身上的一种神性！那就看看在马路上赶牲畜的人，他在白天或者晚上赶往市场，在他的内心中有任何神性在激荡吗？他的最高的责任，就是为他的马匹喂料喂水！与运送牲畜的利益相比，对他来说，什么是他的命运呢？难道他不是为“引起轰动”老爷赶牲畜吗？难道他是多么像神，多么不朽吗？看，他是多么畏缩，鬼鬼祟祟地走，他整天是多么朦胧地惧怕，既不是不朽，又没有神性，而是成了他本人对自己的看法的奴隶和囚徒，那是他凭借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赢得的名声。与我们自己的私人意见相比，舆论是一个软弱的暴君。恰恰是一个人对自已的看法，决定了他的命运，更确切地说，是指出了他的命运。甚至在想象中的西印度群岛各省的自我解放——有哪位威尔伯福斯^①能够带来这种自我解放呢？再想一下这个国度的女士们，她们在编织梳妆坐垫以备世界末日之需，而不把对她们的命运的一种过于幼稚的兴趣暴露出来！那就好像你能够消磨时光，而又不会伤害永恒似的。

芸芸众生过的生活是既安静又绝望。所谓的听天由命，是一种得到证实的绝望。你从绝望的城市，进入绝望的乡下，并且不得不用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。一种刻板但又潜意识的绝望，甚至被掩饰在人类的所谓游戏和娱乐的下面。在它们当中并没有玩耍，因为那是工作之后的事情。但智慧的一个特色，就是做不顾一切的事情。

用教理问答的话来说，当我们考虑人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，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和手段又是什么的时候，那就似乎人们是故意选择了共同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与别的方式相比，他们更喜欢这种生活方式。然而他们又诚实地认为，别无选择。但那些生性机敏而又健康的人却记得，太阳是清晰地升起的。什么时候放弃我们的偏见，都不会为时太

^①威尔伯福斯(William Wilberforce, 1759—1833)，英国政治家，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和英国海外属地的奴隶制。原文中的“西印度群岛各省”，即英国海外属地。

晚。任何一种思维的方式或者行事的方式，不管多么古老，如果得不到证明就都不能信赖。今天每一个人认为是真实而予以附和或者沉默地予以忽视的东西，可能明天就证明是虚假的东西，只不过是见解的烟雾而已，有些人相信那烟雾是一片云，将会在他们的田野上洒下肥沃土壤的雨水。老年人告诉你不能做的事情，你如果尝试的话，就会发现你能做。老的行为是让老年人来做的，而新的行为则是让年轻人来做。或许老年人曾经并不清楚地知道，应该找来燃料让火继续燃烧；而年轻人则在水壶的底下放进一点干柴，^①而且就像那句俗话所说，以一种让老年人受不了的方式，用鸟儿的飞翔速度围绕着地球旋转。与年轻人相比，老年人并非更适合做教师，而且做得也并不如年轻人好，因为老年人的损失，要大于他们的收益。人们几乎可以怀疑，最聪明的人过着实用的生活，是否学到了任何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，老年人并没有非常重要的忠告可以给予年轻人，他们自身的经验是非常片面的，而且他们必须相信，由于个人的原因，老年人的生活是这样悲惨地失败；也可能是，他们还保留着某种使人对那种经验产生错觉的信念，而且他们只是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老一些。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三十来年，还没有从比我年长的人那里听到一句有价值、甚至重要的忠告。他们什么有益的东西也没有告诉我，大概没有能力告诉我任何有益的东西。这就是生活，是一个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并没有尝试的实验；但他们尝试过了，对我也没有益处。如果我拥有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经验的话，那么我就一定会在深思后认识到，我的导师们对此是什么也没有说过。

有一个农夫对我说，“你不能靠只吃蔬菜活着，因为蔬菜提供的营养不能让你长骨头。”因而他每天都虔诚地花费一部分时间，把骨头的原材料提供给他身体；他一边说，一边跟在牛的后面，而他的牛就是吃草长出的骨头，尽管有这么多的障碍，他的牛却能颠簸着拉着他和他的笨拙移动的犁前行。在特定场合，在最无助和生病的人当

①“在水壶的底下放进一点干柴”，指蒸汽机技术。

中，有些东西确实是必需品，而在另外一些场合，它们却只不过是奢侈品，还有的人则是对它们全然不知。

在某些人看来，人生的所有境界，不论是高山还是峡谷，前人都已经走遍了，而且该关注的也都关注到了。按照伊夫林^①的说法，“聪明的所罗门颁布了条例，为树木之间的精确距离作了规定；古罗马的行政长官决定，你隔上多久的时间可以到邻居的地里捡落下的橡子而不算擅自闯入，而且那个邻居可以分到多少橡子”。希波克拉底^②甚至有关我们应该怎样修剪指甲都留下了指示，也就是与指头尖齐平，既不要长也不要短。毫无疑问，那些意味着要把生活的多样性和欢乐消耗殆尽的乏味和无聊，本身就像老亚当一样年老^③。但人类的能力从来也没有得到衡量，我们也不能判断，根据先例人类能够做什么，因为在这方面并没有作出多少尝试。不管迄今为止你的失败是什么，“你都不要苦恼，我的孩子，因为谁会把你没有做到的事情安排给你做呢？”

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测试来试验我们的生活：例如，同是一个太阳，它既催熟了我们的豆荚，又照亮了与我们相同的一个星系。倘若我记住这一点的话，那就会避免某些错误的发生。可是我在为豆田锄草的时候，并没有想到这一点。群星是多么奇妙的三角形的顶点啊！在宇宙的各个角落的人们，不管他们是多么疏远和不同，在这一个时刻都正在凝视这同样的景色！大自然与人生就像我们的不同体制一样多种多样。谁能说，生活能给另外一个人提供出什么样的前景？难道还能有比我们瞬间洞悉彼此的眼神更伟大的奇迹产生吗？我们应该在一个小时内体验世界的整个历程，是的，体验历程中的所有世界。历史、诗歌、神话！——我不知道读哪个人的经历，会比这

①伊夫林(John Evelyn, 1620—1706)，英国乡绅和著作家、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，写有美术、林学、宗教等方面著作三十余部。下面的引文见于他的《林木志》(sylvia)一书。

②希波克拉底(Hippocrates, 公元前460?—前377?)，古希腊医师，被称为“医学之父”。

③按照《圣经》的说法，亚当是人类的男性始祖。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，乏味和无聊自有人类就已有之。

更令人吃惊，会带来更多的信息。

我的邻居称之为好的东西，大部分我在灵魂深处却认为是坏的，而如果我有可后悔的话，那就大有可能是我的良好行为。难道是什么魔鬼缠住了我，让我如此循规蹈矩？老兄，你可以说出你能说的最明智的话——你已经活了七十岁，不能不算是一种光荣了吧——我听见有一个不可抗拒的嗓音，它要求我离开所有这一切。一代人放弃另外一代人的事业，就像放弃搁浅的船一样。

我认为，与我们实际上所相信的东西相比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予以相信的，要多上许多。我们能够在别的地方坦诚地给予多少关怀，就可以放弃多少对我们自己的关怀。自然界能够多么适应我们的长处，就能多么适应我们的弱点。某些人的没完没了的焦虑和紧张，是一种几乎无法治愈的形式的疾病。我们被搞得夸大了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重要性，然而我们所没有做的事情又有多少呢！或者说，倘若我们生病又会怎样呢？我们是多么敏感啊！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决不依靠信念生活；我们整天都保持警惕，到了晚上我们又不情愿地进行祷告，把自己交给无常的运数。我们被迫生活得如此彻底而真诚，敬畏我们的生命，并否认改变的可能性。我们说，这就是唯一的道路；但是能够从一个中心画出多少个半径，就能够有多少条道路。一切改变都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奇迹，但它又是一种随时会发生的奇迹。孔子说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^① 当人把一个想象中的事实归纳为一个他所能理解的事实的时候，我也就可以预见，所有的人都将最终在这个基础上构筑起他们的生活。

让我们考虑一下，我前面提到的烦恼和焦虑是什么，我们烦恼，或者起码说我们关心，这究竟有多大的必要性。尽管是在表面的文明中生活，但如果能过上一种原始而蛮荒的生活，也未尝不是好事，哪怕只是为了了解生活的必需品大体有哪些，以及怎样获取它们；甚至翻看一下商人的旧流水账，看看人们在商店里最常买的是什么，他们

^①语见《论语·为政篇第二》。

储存些什么，换句话说，必需品大体是什么，也未尝不是好事。这是因为时代的改善，对人类生存的本质法则的影响微乎其微：就像我们的骨骼，大概与我们的祖先的骨骼并无明显差别。

所谓“生活的必需品”，我指的是，在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的东西当中，那些从一开始就对人类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或者经过长期的使用而变得非常重要的东西，野蛮人也好，穷人也好，哲人也好，谁离开它也过不下去。对许多生物来说，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一种生活的必需品——食物。对北美大草原里的野牛来说，如果不寻求森林或者高山的遮蔽的话，那么必需品就是几英寸厚的可口的青草，加上可以饮用的水。野兽的需求，不过是食物和栖息处。在这种气候中，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则可以明确的分为食物、栖息处、衣服和燃料几项；因为只有当我们获得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才愿意自由地应对生活的真正问题，展望成功的前景。人类不仅发明了房屋，而且还发明了衣服和烹饪的食物；而且也许是偶尔发现了火的温暖，并发现了对其的使用，这起初是一种奢侈，但由此却产生了烤火的必要。我们注意到，猫和狗也获得了这相同的第二天性。凭借适当的栖息处和衣服，我们合情合理地保留着我们自身的内在的热量；但如果栖息处和衣服过分，或者燃料过分，换句话说，外部热量大于我们自身的内部热量，难道可以准确地说是烹饪开始了吗？博物学家达尔文在谈到火地岛^①的居民的时候说道，他们一行人虽然穿着厚衣服，靠近火坐着，却并未感到过于温暖，而他非常惊讶地注意到，这些裸体的未开化的人，离火要远得多，却是“似乎由于经历这样一种烤炙而汗流浹背”。我们被告知，新荷兰人^②能够赤身露体而安然无恙，而欧洲人穿着衣

①达尔文（Charles Robert Darwin, 1809—1882），英国博物学家，进化论的创始者。火地岛（Tierra del Fuego），位于南美洲南部，东部属阿根廷，西部属智利。

②新荷兰人即澳大利亚土著。新荷兰（New Holland）是荷兰水手阿贝尔·塔斯曼（A. bel Tasman）于一六四四年给今天的澳大利亚起的名字，塔斯曼证明这块大陆是一个岛屿。新荷兰这个名称沿用了一百五十年。一八〇四年马修·弗林德斯（Matthew Flinders）提议用澳大利亚取代新荷兰这个名称，一八二四年英国批准了这个名称的改变。

服却瑟瑟发抖。难道不可能把这些未开化的人的强壮与文明人的智能结合起来吗？按照利比希^①的说法，人的身体是一个炉子，食物就是让肺的内部保持燃烧的燃料。天气寒冷的时候我们吃得多，温暖的时候吃得少。动物的热量是一种缓慢燃烧的结果，而燃烧过快的时候就会产生疾病和死亡；换句话说，由于缺少燃料，或者炉子的通风气流出现某种故障，火也就熄灭了。当然不可把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热量与火混为一谈，比喻也就到此吧。因而，从上述清单似乎可以看出，“动物的生命”这个词语，几乎与“动物的热量”这个词语同义；因为虽然食物可以被看做维持我们体内的火的燃料——而且燃料只是用来准备那种食物，或者通过从身体外面增加温度来增加我们身体的温暖——但栖息处和衣服也只是用来保持这样产生和吸收到的那种“热量”。

这样一来，对我们的身体来说，重大的必要就是保持温暖，保持在我们身上的那种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热量。因而我们不仅为食物、衣服和栖息处煞费苦心，而且也为我们的床煞费苦心，我们的床就是我们的睡衣，为了准备这个在栖息处之内的栖息处，我们抢夺了鸟儿的巢，拔掉鸟儿的胸部羽毛，就像鼯鼠在它的洞穴底部用草和树叶做成床一样！穷人往往会抱怨，说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；而我们认为，我们的大部分烦恼，就是既直接源于物质上的寒冷，也源于社会上的寒冷。在某些气候区里，夏季使人能够过上一种乐土的生活。这样一来，燃料除了煮饭之外，也就并不需要；太阳就是他的火，许多果实用阳光就足以煮熟了；而且食物一般说来也更多种多样，也更容易获得，而且衣服和栖身之地也完全是并不需要，或者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需要。我通过我自己的经验发现，在当前，在这个国家，有几件工具、一把刀、一把斧头、一把铁锹、一辆手推车等等，就足以生活了，而这些东西都能花费甚少便可获得，而对勤奋好学的人来说，有那些仅次于必需品的灯、文具，以及想阅读的几本书，也就足够了，而这些也都能花费甚少便可获得。然而有一些人，并不明智的人，他们前

^①利比希（Justus von Liebig, 1803—1873），德国化学家。

往地球的另外一边，前往野蛮和并不卫生的地区，专心地做上十年或者二十年的生意，目的是为了他们能够最终在新英格兰^①活着——也就是说保持着舒适的温暖——和死去。那些奢侈的富人并非纯粹是保持着舒适的温暖，而是保持着非自然的炎热；正如我在前面所暗示的，他们当然是被时尚地（a la mode）烹饪了。

大多数奢侈品，以及许多所谓的生活的舒适之处，不仅并非必不可少，而且还是人类的思想崇高的确凿障碍。就奢侈品和舒适之处而言，最明智的人过的生活总是比穷人更简单，更匮乏。中国、印度、波斯以及希腊的古代哲学家们，他们是这样一个阶层的人，在外表上的财富上谁也不比他们更贫穷，但在内心里谁也不比他们更富有。有关他们，我们所知并不多。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，已经足够令人惊叹了。他们的种族的更为现代的改革家和行善者们，也是同样情况。一个人只有站在安贫乐道的立场上，才能成为一名公正而又有智慧的人生观察者。不论是在农业、或者商业、或者文学、或者艺术中，一种奢侈的生活的果实，都是奢侈。当今有哲学教授，但却没有哲学家。然而当教授是令人羡慕的，因为曾几何时能够生存是令人羡慕的。要做一个哲学家，并不是仅仅要拥有深奥的思想，甚至也不仅仅是要创立一个学派，而是要热爱智慧，从而按照智慧的要求来生活，过上一种简朴、独立、宽厚而又信任的生活。那是要解决生活的一些问题，不仅是要从理论上解决，而且还要在实际上解决。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，通常是一种廷臣式的成功，而不是国王式的成功，也不是具有男子气概的成功。他们将就应付着，只是因循守旧地生活，实际上就像他们的父辈们一样，而绝非一个更为高尚的种族的人们的先驱。但人们为什么总是堕落？是什么使得家庭破碎？那种使民族萎靡不振并毁灭民族的奢侈的性质是什么呢？我们能否确信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这种东西一点也没有？哲学家是领先于他的时代的，甚至

^①新英格兰（New England），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地区，由约翰·史密斯（John Smith）于一六一六年命名。

在他的生活的外部形式中也是如此。他并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有饭吃，有栖息处，有衣穿，有温暖。如果保持生命热能的方式不比别人高明的话，他又怎能成为哲学家呢？

一个人用我所描述的那几种方式获得温暖之后，接下来他会想要什么呢？毫无疑问并不是更多的同样种类的温暖，比如更多和更丰富的食物，更大和更豪华的房屋，更漂亮和更大量的衣服，更多、更持续不断和更热的火，等等。当他获得了那些生活的必需品的时候，那么除了获得非必需品之外还有一种选择；也就是说，生活的冒险现在开始了，因为他的摆脱掉卑贱的劳作的假期已经开始了。看来土壤是适合于种子的，因为土壤让种子的胚根朝下延伸，现在又可能自信地让种子朝上发芽。倘若人不可能相应地上升到上面的天空的话，又为什么要如此坚实地扎根在地里呢？——因为更为高尚的植物的价值，就在于它们最终在远远高出地面的地方、在空气和阳光中所结出的果实，而不会被当做卑贱的蔬菜之类来对待，就算是两年生的蔬菜，对它们的培育到它们长好根的时候也就结束，而且为了长好根还经常把顶部切割下来，结果到了开花季节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了。

我并不打算为天性坚强勇敢的人们制订规则，不管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们都会管自己的事情，他们也许会建造出比最富有的人还要富丽堂皇的房子，比最富有的人还要挥金如土，而又不会使自己穷困，因为我并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，——确实，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，这样的人就是梦中之人；我也不会为那些人制订规则，他们恰恰在事情的当前状况中找到了对自己的鼓励和灵感，并以情人的那种热爱和热情珍惜这个状况，—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，我认为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；我所说的话所针对的，并不是那些不管在什么境遇中都在忙于有意义的事情的人，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否在忙于有意义的事情；——我所针对的，主要的是芸芸众生，在他们有可能改善自己的时候，他们却牢骚满腹，徒劳地抱怨他们命运的艰辛或者时代的艰辛。有一些人，他们最起劲和最伤心欲绝地什么事情都抱怨，因为他们说，他们正在尽职尽责。我还想到那个似乎富有、但又是所有阶级